

书房总是弥漫着墨香、书香，多静处，偶雅集。

唐代刘禹锡有《陋室铭》，东坡有雪堂，元代倪云林笔下有《容膝斋》，明代徐渭则有“青藤书屋”，近代周作人有“苦雨斋”……对文人而言，书房不仅呈现了心志，也体现出修养与人生的境界，或者说，书房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在当下，“有间书房”当然未必是一个奢想，但何谓书房，书房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当“书房”成为一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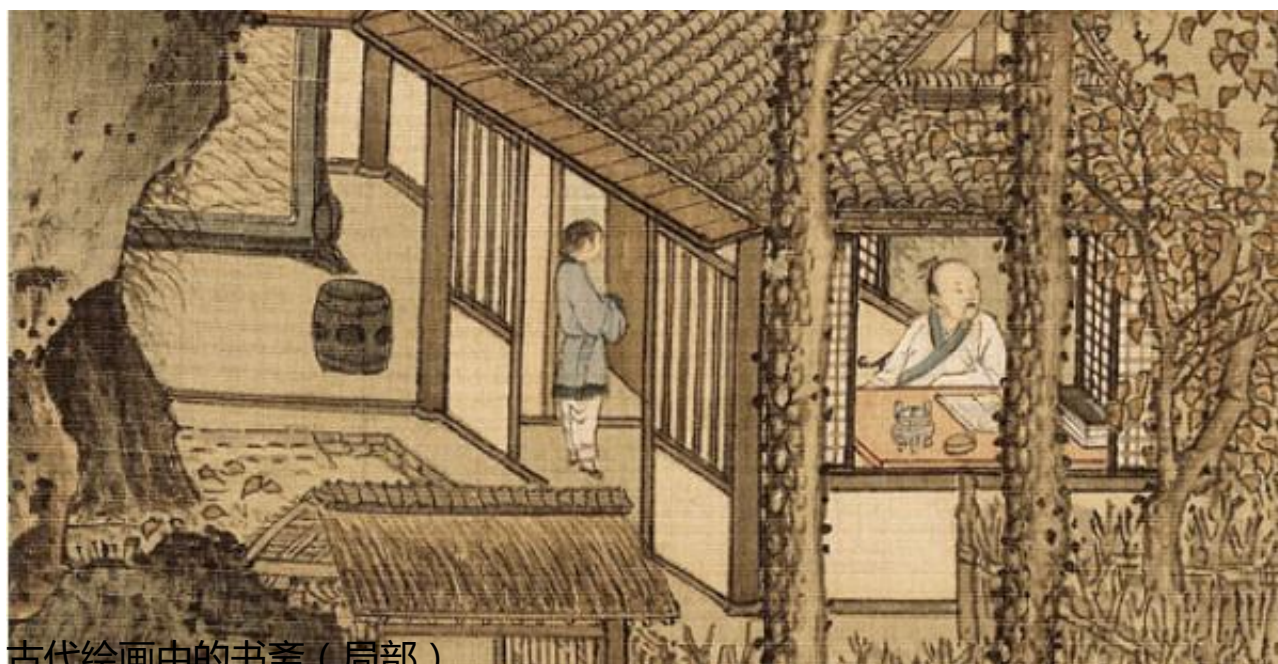
雅集与展览时，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情景？

上海安窈艺术空间正在举行的“有间书房”展是一个文人雅集的书画展览，并连同文人书案的文玩器物同时展出，有意思的是，书画作品中同样呈现的是书房一角或文房收藏，见出一种书卷之气。展览同时，主办方还就“文人艺术与书房”举办了座谈。



书房雅集，磨墨挥毫

上海安穆艺术空间“有间书房”展览同时，来自艺术界、教育界、文博界的相关人士与参展者就“文人艺术与书房”等话题进行了座谈。以下为发言摘要。



古代绘画中的书斋（局部）

余启平(画家)：不断地寻找自己“丢失的钥匙”

“有间书房”这主题非常有意思。“有间书房”是多么的奢侈，在书房里首先有自己喜欢的书，有自己喜欢把玩的古砚、笔、墨、石头、各类古董小摆设，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躲入书房翻阅自己掏来的各类旧书，把玩眼前的小古董，我觉得这其实又是现代人应有的关注。尤其是爱美术，读过一点点书的人，受过一定教育的人，在现实生活中一边喜欢现代追赶着当代，一边是回过头去钻入自己的书房，欣赏着古董畅想于传统，就像一个人往返于回家的途中，在不断地寻找自己“丢失的钥匙”，我好像如此。作为画画的人来讲，这种尚古的现代主义我很喜欢，至少我是这样想的。



“有间书房” 展览现场，陆灏书法《桃花源记》



“有间书房” 展览现场，顾村言《墨梅》

顾村言（参展者、媒体人）：聊寄心情，“此心安处是故乡”

苏东坡讲“可寓意于物，不可留意于物”，是这样，其实书房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家园，“此心安处是故乡”，也不过是聊寄心情。我们在书房，通过书，充实自己，与古今中外的思想与灵魂交流，而书房本身则且可游可居可躺可卧，身处其中，最是自在，记得中学时读张岱的《梅花书屋》，很是羡慕和向往，他的书屋旁边有西瓜瓢大牡丹，又有古梅，“坛前西府二树，花时积三尺香雪。窗外竹棚，密宝囊盖之。阶下翠草深三尺，秋海棠疏疏杂入。前后明窗，宝囊西府，渐作绿暗。余坐卧其中，非高流佳客，不得辄入。”

自己最早的书房叫“容膝斋”，二十出头时用的名，很小，后来搬到现在的房子，因为书房推窗可见数株柳树，又心慕五柳先生，就叫“三柳书屋”了，所以去年出的一本小书索性就叫《三柳书屋谭往》了。

真正的书房，如张岱所言，得让人舒服，有读书人本色，究其本质，其实当有一种本初之心，有人生的安静纯净处，感觉得随意适性，而与在社会上的那些浮躁与功利无关。

说到这次展览的书画，我觉得相比时下常见的展览，最大的不同或许还是书卷气，因为这些都是书房里读书之余的闲情，不是很大的车间般的工作室产品，也与喧嚣无关，这些笔墨与我们的书房、与心性是相通的，倪瓚说作画“聊解胸中逸气”，虽然还没到那个境界，但至少是向往的，中国艺术发展到文人一脉，本身就是一个心灵的寄托，是心灵的家园，而与社会功利等无关。

说到文房收藏，我偶尔也收藏一些东西，除了文房的笔墨纸砚以及石头等，不过不少都与游历相关，比如过去访碑，到陕西石门一带，或者到西狭颂所在的山谷，往往捡块石头，到新疆那边，捡块峰林石，龟兹的溪水边，也捡过好几块字形石，有一块像《石门颂》的“水”字一样，捡回来置于案头，很有意思，这些东西虽不名贵，但却记载着你的经历，记载着你当时的心境。

我的书画和收藏一样，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是让自己开心，与功利无关，只与自己的心境有关，比如每天上午习字，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，而对于绘画，有时候说不定一个月也就画几幅画，但有时兴致来了一个晚上就像疯了一样不断地画。书画于我而言，有时似乎记录的就是一种情绪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，它不是刻意的，我觉得我很害怕每天都画七八个小时，那会让我傻掉的，我觉得一定要读书、游历、写生、收藏，然后，回归书房，有所思，再绘之写之，书房是这么一个空间，它记录了你在外面游历观察，在书房里面读书与所思所想，然后再通过笔墨呈现，所

以是我们生命中所思所想的一种凝聚和思考，无论字画还是文玩，对我个人其实都是一种寄托，是一种抒情，是让自己轻松的一个方式。



石建邦（参展者、艺术经纪人）：写字能让自己安静下来

我是第一回“客串”参与这个活动，有点诚惶诚恐。虽然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上了书法，也曾认真练过几本字帖。后来一直到大学毕业也一直很喜欢，很关注这方面，也跟一帮搞书法的人热络过。但后来就突然中断了，开始不喜欢了。主要是对书法的现状很不满意。曾经有一阵子，我甚至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再碰毛笔宣纸了。但就像我前老板说的一句口头禅，“You never know”，世事难料的意思吧。到了将近天命之年，突然就回归了，觉得随手写写字蛮开心，蛮舒服的嘛。倒不是说要写得怎么好，更谈不上所谓的书法，我觉得写字，写自己的字最重要。最主要的是，写字能让自己安静下来，能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。我就随手一写，觉得好就留下了，不好就丢掉了。我对写字要求不高，甚至觉得作品不必太过追求完美，里面有点毛病，有点脾气，我觉得反而更好。写得丑点没有关系，但要力戒轻薄油滑，最关键是要写出自己心中的字，不断在书写的过程中调整完善。

我过去一直作为旁观者，自以为对中外艺术品的鉴赏有点肤浅心得。过去看很多当代书画家的作品，和古人经典比比，觉得这也不灵那也不行，很不放在眼里。现在自己提笔上阵，才知道看人挑担不吃力，越写越觉得自己的字毛病很多，天生不是这块写字的料，越写是越胆怯。这次蒙安穆错爱，混迹于各位大贤之中，真好比鱼目混珠，实在贻笑大方。



“有间书房”展览现场，丁健飞画作





“有间书房” 展览现场，邵仄炯画作

顾默修（策展人）：器物与书画何以成为文玩

“有间书房”展览，去年是第一季，现在是第二季，我们的初衷就是想把它做成系列展，希望能够一年一年的做下去，如果条件合适的话，说不定一年可以做两季。

此次的八位“文人”当中，余启平和丁健飞都是职业艺术家，且二人皆钟情收藏。沈伟和邵仄炯都任职于高校，桃李满园，陆灏和顾村言是国内知名的媒体人，出版不少著作，石建邦和施远则是各自领域的资深专业人士。

画廊毕竟是以画展为主，做器物展其实是蛮奢侈的，因为组织策展涉及到向藏家征集器物，打包，运输，拆包，布展，很多都是不规则的易碎品，要分外小心，现在布置好了，可能看起来很轻松很闲适，但事实上比做画展的策展时间和布展工作量要大得多得多。

以后凡是有“有间书房”这样的文房器物展，我们都会同时组织大家做这样一个雅集，让大家的架上绘画部分，能够跟“有间书房”器物部分呼应起来，这一次算是尝试，就是在案头有器物的情况下跟墙上的书画呼应起来，而且以后可能会扩大到不仅仅是中国传统书画，甚至包括摄影，油画，只要是跟书房契合的都可以。

刚刚沈伟老师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我们玩的这些器物，它是怎么变成

文玩的？本来它只是一个物，只是一个object，最后怎么变成了书房里的清玩？我上次写的小文章里提到过，它有一个在场性，就是作为在场的文人，只有这个器物当它呈现在书房里，在场指的就是经验的直接性，无遮蔽性，这个时候它才能跟作为主体的文人，有一个直接的对话和交流，这个时候器物才变成了文玩。

书画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只有你是作为在场的文人，不是政坛、官场上的那个文人，只有你是人在书房里的时候，这样的画，这样的物，在你的书案上，在你的墙上，这个时候才会变成文玩。希望明年，我们还能再相聚。或者说，我们年年聚。